

回忆清华

○傅玉秀（1980级无线电）

考大学填志愿时，妈妈叫我填离家近的浙江大学，我却执意要填清华大学。清华像个梦，遥远而浪漫。清——华——，光念念这两个字就满嘴含香，余味无穷，这岂是那些以地名随便加个大学两字的学校可相提并论的？妈妈警告说：北方冻死人，又没有饭吃！没饭吃我也要去。

果然没有饭吃。一个月只有七斤米票，面票倒是绰绰有余。米票、面票表面价值一样，实际身价却不同。米票可以买馒头，面票却不可以买米饭。为稀粥、米饭设计

的食道极不适应馒头，尤其是大食堂隔顿的冷馒头。吃馒头就像是吃棉花团，真正难以下咽。原以为北京的同学一定爱吃面不爱吃米，或指望他们能发扬一点团结友爱的精神，支援我们南方同学斤把米票，却发现他们同样视米票为珍宝，因此失望至极。偶而买面时师傅错找一二两米票给我，便如同捡了个大元宝，快快藏好。到了大学高年级，慢慢米、面票通用了，我还是积习难改，买饭时一定是先用面票，把米票留到最后用，以防万一。



大二时，无08同学游香山合影。前排左起：陈海伟、俞宏、万志强、许峥、罗月、江伟、马天安，后排左起：曲菲、傅玉秀、刘俐、山静、贺晓泉、邹思敏、寒梅、权伍云、赵忠义、李智、李大光

清华人多，我也不知道全清华一共有多少个食堂，我们无线电系是在第十二食堂。周围有第七、八、九食堂，我喜欢第九食堂的伙食，户口却在地下食堂，心里好羡慕那些天生有个好户口的人，可命不好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住在五号楼，隔条马路就是我憧憬向往的世界，挡不住的诱惑啊！后来，悄悄找关系换饭票，混到九食堂吃饭，我也真是老实人，心虚得很，怕人认出来，买了就走。当然，后来食堂也改革开放了，饭票通用，学生可以到处流窜，好日子来之不易哩！

说起食堂，第一次冒傻气也在食堂门口。刚上大学不久，下午有课没课，四点半左右已人心浮动了。这时校园大喇叭传来那明亮高亢的、诗朗诵般的声音：“同学们，老师们，课外锻炼的时间到了。走出教室，走出宿舍，到操场上去，到校园里来，让我们锻炼身体，增强体质，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！”我和几位新生看见许多人往外涌，以为开晚饭的时间到了，也赶紧拿上碗筷，往食堂赶。却见食堂大门紧闭，我们几个在门口傻等。我们班团支书从一边路过，告诉我们这是体育锻炼时间，离开饭还有一个小时呢！团支书一双眼睛长得很好看，但在高中读书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，刚上大学，自然也不跟男生说话，也就没有多问他。我们放眼四周，到处是人，跑步、打球、压腿，唯有我们几个拎着饭碗在食堂门口晃悠，一看就是新生在冒傻气。

在高中时，书读得好的人是不用体育好的，体育好那才有问题，证明时间没有全花在学习上嘛。到了清华，体育课居然也布置家庭作业，每周一百米要跑八次，

四百米要跑四次，高抬腿 20×4 ，等等，荒谬得让我难以置信。看看同宿舍的同学还真的去跑、去跳，马上下节体育课就要到了，我也只好到操场去做做样子，填报告时再加水分，跑了三次四百就填跑了四次，高抬腿 15×3 就填 20×4 ，蒙混过关。我们宿舍有同学还真爱锻炼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连周末也不睡懒觉。早上我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想：这些人真笨，睡懒觉是多么的舒服啊！后来，我喜欢上班里一位男生，他就非常有毅力，每天早上起来跑步，我也有了动力，一大早就起来了。我最喜欢在门口等值班师傅起来开门，把我第一个放出去的感觉。尤其是一夜大雪过后，我在校园印下第一串脚印，多么美丽的世界啊。这时我就想，那些还在睡觉的同学真傻，感受清晨是多么的惬意啊！

如此下来，后来我的八百米测试也轻松达标了；原来闻所未闻的仰卧起坐、俯卧撑从一做就趴到连做二三十个。那时，每天下午打羽毛球，一直打到看不见球为止，打得天昏地暗。唉，真怀念那段年轻的日子。

还怀念那音乐。每天傍晚六点至七点，清华音乐室播放立体声音乐，全是世界名曲，交响乐、小提琴名曲、合唱曲等等，曲高却和者众。每到这个钟点，音乐室前的那一片小树林就聚满了人。树影婆娑，灯光柔柔，乐音袅袅，心绪迷茫。有勤学的或才匆匆回来，或正要去晚自习。忽见我喜欢的那一位男生，一件米黄色衬衣掖在长裤里，披着霞光向教室走去。那令我心头一颤的身影就这么定格在记忆中的图画里了。

清华男生比女生多，有些班甚至是和尚班。我看过一幅和尚班学生画的漫画：

□ 值年园地



2015年1月1日，大学同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相会。从左至右：钟晓东、刘渊、傅玉秀、高艳敏夫妇

在班级联欢会上，四个男生手拉手跳四小天鹅舞，印象特别深，不说清华男生有什么好的，至少他们还挺幽默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有件怪事叫我总也想不明白：每次卫生检查，我们班总是男生宿舍比女生宿舍干净，叫我们女生非常没有面子。

我以为读书必得挑个风景优美的校园才有情绪，而那些建在闹市中央、夹在几条大马路中间的大学简直就是工厂，学生读不好书那是学校的错。再看看清华，学生住在新斋、明斋，上课在清华学堂，那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清华方圆好几里地，具体有多大，我也说不清，反正从清华南门走到宿舍区要二十多分钟，两节课间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二十多分钟还不一定够用。为此我才学骑自行车，练车时把一位晚上在路边喝茶纳凉的老大爷掀翻在地不说，还连人带车闯进一家私人大院里。

还有清华老师们的形象，更是印刻在我的心底。我们的班主任是贺祥庆老师，长得特别秀气，总是笑眯眯的脸，特别好听的声音，记得她是花样滑冰好手，自己还是充满童心的样子，对待我们这些年龄不大的第一次离家的孩子呵护有加。她专

门把北京当地的同学安排在宿舍的上铺，让我们外地的同学睡下铺，小小的细节，让我们外地的孩子感受到被关爱的温暖。记得宫莲老师容貌像少女，给同学布置作业时还有不忍的表情。有位老师长得特别像当时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，以致他的真名倒记不起来了。他的课，满满的西阶大厅坐满了人，还记得他上完课时大褂上满是粉笔灰。无07班同学高艳敏回忆道：邓新元老师上课特爱讲笑话，有一天讲课时他突然说：“我发现物理界的名人，大多数跟三、四有关，比如李四光、钱三强、姿三四郎……”同学们忍不住哄堂大笑。还有很多基础课老师、专业课老师，闭上眼睛，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。

我们班的同学们，年龄相差一两岁。北京的同学不愧是首都的，显然要成熟得多，对外地来的同学很照顾，其他同学也特别友好。我记得第一次到校的时候，是我班同学赵忠义帮我把行李扛进宿舍的；邹思敏这位爱锻炼的广东梅县来的高个子女生，经常帮我买早餐；南宁来的刘俐每次返校都带来很多家乡美食与我们共享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李大光幽默，陈海伟多才多艺，罗月、贺晓泉文学修养高，江伟善歌，贾英波沉稳，魏志凌体育好，寒梅美丽大度，班长许峥现在还担任我们班的班长……全班同学，优秀而善良，想起他们，是一种暖暖的感觉。

对于我这个从江南小城镇来的人来说，清华园第一次诠释了建筑二字。老图书馆螺旋状的楼梯、攀墙而长的植物，大礼堂别致的造型，其前舒展的大片草坪，气派的主楼与东西两侧楼的既独立又相联的群体，还有传统设计的工字厅、水木清

华等等,不可尽数。在这样的图书馆里看书,在这样的大礼堂里看电影,在这样的大草坪上躺一躺、坐一坐,是何等的享受呀!

更惊喜那校医院后面的一片池塘,便是语文课本上《荷塘月色》之荷塘,而在闻一多亭上坐坐不免让人古往今来、思绪翩翩。还有荒岛,初听让人不屑,久品却更有味道。如今的社会,高楼大厦、车水马龙赶都赶不走,本来透着别样的荒凉悲

怆美的圆明园,也被好心人化妆成千人一面的公园,此荒岛就更加难得。草木恣意纵横,夕阳斜穿枯枝,鸦雀无声,真乃世外桃源。

我怀念清华,怀念冬天早上的热油饼,怀念熄灯后的海阔天空,怀念上课占座的乐趣,怀念郊游呼啸的车队,我怀念那年轻的时光!

捷 径

○孔晓临(1980级力学)

清华立校传统,极端重视体育。不只校方提倡,学生中也有此风气。代表队各种荣誉优待,不管在哪里出现都受到追捧;一般同学进了清华,只要体育方面略有些本领,就算进不了代表队,走在路上也总能趾高气扬。

我并不是真的体育很不好的人,只是缺乏锻炼。一米七五的个头,不算很高,也还凑合;块头也相当可以,虽然没有腰。所以本钱还是有的,我自己知道,只要吃苦去练,我的体育成绩完全可以上去。可是我意志力比较薄弱,一直不太愿意去吃



清华读书时,孔晓临学长在大礼堂前留影

那个苦。比如说打篮球,当然我是打得不好,但老转小个他们都打不好,他们一直去打,慢慢就打好了。我呢,一直躲着它,所以投篮才总是三不沾。踢足球也是这样,康讯以前也踢不好,老踢老踢,慢慢球感就有了。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,踢起来坐球车也就不稀奇。

最典型是长跑,3000米不是达标项目,我就从来不跑它,不但自己不跑,私下里还笑话那些使劲跑的人是骡马。1500米没办法,非跑不可,可就这样我也不愿好好练。我总是指望靠临场发挥,最后憋股子劲儿冲刺达标。当那个计划毫无悬念地失败后,我实在没有办法,最后在撑杆跳垫子后面躲了一圈,这才算终于有了个能达标的成绩。

这样一个缺乏拼搏精神的状态,放在那么一个极端重视体育的环境里,难道我真的要从此抬不起头来做人吗?不会的。一个聪明的人,一定会处处留心,在任何困难情况下,都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合理的